

汉代官场惊悚谜案：鹄奔亭

悬疑小说

鹄奔亭

史杰鹏 著



汉代官场惊悚谜案：鹤奔亭

悬疑小说

鹤奔亭

史杰鹏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桂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鹤奔亭/史杰鹏著.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4

ISBN 978-7-5633-8298-9

I. 鹤… II. 史…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24551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www.bbtpress.com)

出版人: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010-64284815

北京忠信诚胶印厂

(北京市通州区张家湾镇 邮政编码:101113)

开本:960mm×690mm 1/16

印张:17.25 字数:160千字

2009年4月第1版 2009年4月第1次印刷

定价:29.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楔子

秦汉之际，为了行政的高效率，朝廷在天下郡国开辟了四通八达的驿道，以方便邮书的传送。驿道旁每隔十里就有一个官府设置的亭舍。位于城邑中的，称为都亭；位于野外的，则称为乡亭。都亭倒还罢了，一向建在城邑的繁华地带；那些位于荒郊野外的乡亭，平时一般只有三两个亭卒看守，每当夜幕降临之际，在灰蒙蒙的天空下，这些亭舍微弱的灯火之光就成为沿途官吏和旅人心灵的慰藉，他们可以叩门求宿，在亭舍中好好吃一顿饭，饮一壶热水，甚至泡一个热水澡，然后心满意足地睡一个觉，等到第二天晨光射入窗棂时，再打个惬意的呵欠，精神百倍地启程，奔赴他的下一个目的地。但在他借宿的那个漆黑的夜晚，可能会发生一些骇人听闻的故事。

有一个故事是这样的。东汉章帝之时，东郡的安阳城南有一个都亭，一向据称不可停宿，敢犯险者必定死于非命。某次有个书生路过此亭，天色晚了，就想进去歇宿。亭舍周围的百姓都劝他：“这地方可住不得，里面有鬼啊。你要知道，前后进去住过的十几个人，没有一个活着走出来的。”料想书生一定吓得要死，谁知书生自幼学过一点法术，而且孔武有力，对鬼神一向嗤之以鼻，闻言哈哈大笑：“什么鬼神，自己吓自己罢了。你们也别愁眉苦脸的，我明天活着出来给你们看看。”执意要住。百姓只好纷纷叹息：“好言难劝该死的鬼，

罢了，由他去吧，明早报官来收尸便了。”个个摇头而去。

书生大摇大摆进了亭舍，拆椽燃火做饭，吃饱喝足之后，稍事打扫，就自顾自地躺在堂上看书，差不多夜半时分，意犹未尽，又扔下书鼓琴作乐。乐曲奏得正酣，突然一个青色的鬼头在门口隐隐浮现，像烟一样飘到书生面前，面目狰狞，张嘴吐舌，丑态百出。书生当它是空气，浑不在意，只顾弹自己的琴。鬼头感觉无聊，显出羞惭之色，怏怏而退，但并未一去不返，须臾又折身而归，这回带着一样血淋淋的礼品——人头，只见它鬼爪一扬，人头就掷到书生的面前，咕噜转动，铿然有声，同时还发出阴恻恻的劝告：“公子，这么晚还不睡觉，看我都给你带枕头来了。”

书生一把抓过人头：“太好了，我欲睡觉久矣，只恨缺个枕头！多谢了！”

鬼沮丧不已，突然暴怒起来，一晃窜上前去：“敢不敢跟我打一架？”书生大笑，声震屋梁，梁尘俱下：“当然好。”倏然出手，一手卡住鬼颈，一手攥住鬼腰，只听咔嚓一声，骨头碎裂，鬼号叫一声，如土委地，呜呼哀哉。

天明之后，一群百姓领着官吏，兴冲冲来到亭舍，想给书生收尸。却发现书生躺在廊庑下呼呼大睡，旁边不远处躺着一只青色的狐狸，七窍流血。提将起来，像一块破布，软塌塌的，原来脊梁骨已经断了。

从此之后，这个亭舍再也没有鬼怪出没。

这个故事让人大长志气，但事情并非总这么乐观，有的亭舍确实凶险无比，进去过夜的人九死一生。东海郡郑县有个叫琵琶亭的乡亭就是如此。此亭舍自建成之日起，就时时发生怪异事件，几年之间，起码死了上百人，死因都非常离奇，官府只好把此亭废弃。由于它位于荒郊野外，周围无百姓居住，因此暮色一至，鲜有路人

敢靠近它。驿道上夤夜行路的邮卒无奈，经过它时，也都打马狂奔一掠而过，从不敢稍作停留。直到和帝永元八年的一个秋天，有个不怕死的官吏名叫到伯夷的来了。

到伯夷当时官任东海郡北部督邮，半个月来一直带着三个下属在郡中的北部郡县巡视。这天正在回郑县的路上，驿道漫漫，太阳逐渐落下山去，晚霞散落成绮，草木只剩下模糊的轮廓，两车四人，不知不觉来到了琵琶亭前。到伯夷抚轼喜道：“天色已暗，驿道也看不清楚，幸好这里有个亭舍，可以投宿歇息。”

可是琵琶亭暗无灯火，非常奇怪，这几个人对琵琶亭的历史一无所知，也不知死活。到伯夷命令手下的录事掾去探询。录事掾先是敲了敲亭舍门，自然无人应答。推门进去，只见荒草芜蔓，草虫乱飞，几栋破旧的房屋掩映其中。录事掾隐隐感觉古怪，恐惧像针刺一样传遍全身，然职责在身，也不敢避逃，只好壮胆拨开衰草，走到屋前，眼前几只修长身脊的动物一闪而过，他揉揉眼睛，张目再看，发现屋前楹上书着几个血淋淋的大字：此亭有鬼，慎毋止宿。郑县县令谨告，永元元年七月乙丑。

原来这个亭舍闹鬼，已经废弃七年了。录事掾怪叫一声，跌跌撞撞跑出去报告到伯夷。到伯夷照旧仰头狂笑：“老子一生从未见过鬼怪，今晚倒要看看。”

吏卒苦苦劝告，到伯夷充耳不闻，他出身武夫世家，一向擅长骑射，胆如斗大，根本不在乎这些，只是一连声下令洒扫房屋，点上灯烛，他要一边办公务一边等着吃饭。官大一级压死人，三个掾属无奈，只好迅速分工，烧饭的烧饭，打扫的打扫。幸喜一切平安，四人吃饱喝足收拾干净，悠然无事。亭舍望楼虽旧，倒也保存完好。到伯夷吩咐掾属去楼下睡觉，自己独卧楼上看书。

读到夜半时分，忽然听到有人敲门：“督邮君，请开门。妾身姐

妹听说君停宿在此，特来相诣。”声音娇娆可人。到伯夷年甫三十，虽然旅途寂寞无匹，欲火难熬，却也知道在此荒郊野亭，天上不会掉下馅饼，何况美女。于是悄悄拔剑在手，道：“请二君进来。”

门一开，两位素装女子袅袅婷婷步入，果然都是韶龢鼎盛，美貌粲然，仿佛天边皓月，照亮了幽暗的亭阁。到伯夷心想，鬼要是都生成这副样子，倒不如日日见鬼。于是致以殷勤之意，双方对坐细语，不知不觉，逐渐情热，其中一女膝行而前，笑语盈盈，吐气芳兰馥郁，到伯夷神迷情乱，几乎要张臂相拥。这时另外那位美女佯装随意站起，绕至到伯夷身后。到伯夷猛然恢复警惕，心中惊跳不已，本能地拔出剑鞘，反手向后一挥，只听一声尖叫，身后美女扑倒在地，叮当乱响，化为一枚枚枯骨。到伯夷虽然也有些心理准备，但猛然亲眼目睹绝世红颜刹那寂灭如尘，也不由得黯然伤心。

身前那美女见势不妙，撒腿就跑。到伯夷疾步向前，一剑刺入美女后背，美女低呼一声，转首望着到伯夷，眉目凝蹙，婉转哀啼，似乎不胜苦楚。恍惚之间，到伯夷差点怀疑自己是否杀错了，这个美女也许是真的。但他马上就知不对，这个女子的青丝皓腕，很快也土崩瓦解，白骨寸寸从他的剑上坠落。到伯夷不由得拄剑于地，号啕大哭。

旋即楼梯咚咚作响，到伯夷起身横剑当胸，警惕来者，却发现是录事掾等三个随从，于是问到：“你们还睡得着？没有鬼骚扰你们吗？”

录事掾道：“督邮君没事罢？下吏刚才睡得很熟，这是……看来果然有鬼。”三人目光下移，面上尽皆现出惊骇之色。

到伯夷道：“也罢，你们也到这房间来睡，相互之间有个照应。不过，鬼怪可能都被我杀光了。”

几人寒暄了一会，又抵紧房门，相继躺下。到伯夷虽然仍觉不

安，但究竟疲惫不堪，眼皮如铅，逐渐下压。朦胧中感觉三随从忽然跃起，齐齐向自己扑来，他想拔剑，却来不及了，喉咙一下被卡得死紧，旋即一阵剧痛，失去了知觉。

天色放曙，驿道上的来往行人发现亭前路旁停着两辆官家车马，惊愕不已，乃相约步入废亭察看。发现楼下横躺三尸，面色满是恐惧；楼上则一尸仰卧，喉咙有爪孔，血色凝结。观其服饰当为督邮。门侧白骨两堆，不知何物。

从此，号称郡内第一勇士的到伯夷死在琵琶亭的消息传遍天下，成为东汉人茶余饭后的谈资。琵琶亭畔十里之内再也没人敢于靠近，最后连驿道的路线也改了，琵琶亭彻底湮没于草莽之中。

在大汉的疆土中，亭舍是连接一个个城邑和乡聚的重要设施，也是传播一个个神奇故事的中转站，大概也正因为如此，它自己从而成为一个个鬼怪故事的承载。鬼怪像花朵一样盛开于天下郡国的亭舍之中，但在偏远荒凉的交州仿佛是个例外，那是大汉新开辟的土地，人烟稀少，多蛮族，少有人去，没有更具体的传闻。

目 录

	楔 子	1
一	贬滴入交州	1
二	孤亭惹漫愁	7
三	秋霖遮驿路	15
四	戡吏苦漫游	19
五	美人来投宿	22
六	君心似水柔	28
七	广信简群吏	33
八	笙歌忆绸缪	42
九	蛮侯说盗墓	53
十	端溪访冢丘	57
十一	金钗讯巧匠	61
十二	天涯多侣俦	67
十三	忽报群蛮乱	73
十四	一语释怨尤	83
十五	上奏免珠赋	88
十六	右曹乃故囚	96

十七	滑舌翻奇事	108
十八	彩绶逗泪眸	118
十九	猛忆新婚日	123
二十	纵死不能羞	129
二一	仕宦何辛苦	134
二二	故诈幻明幽	143
二三	怀怒逐疑迹	148
二四	真情若绳纠	153
二五	驿亭榛棘覆	162
二六	骸骨砾沙稠	167
二七	君侯频催促	172
二八	墓室再询谋	177
二九	与掾寻狱事	182
三十	携僚上高楼	187
三一	遣将廉豪户	194

三二	悲妻魂魄休	198
三三	兴师赴高要	207
三四	都尉变贼酋	214
三五	怀怒斩龚寿	219
三六	群卒毙壑沟	225
三七	蛮夷来救护	228
三八	槛车作归舟	232
三九	惊悚身何在	238
四十	鬼亭解端由	248
附录	何敞年谱简编	264

一 贬谪入交州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交州^①，前个月，我被朝廷任命为交州刺史^②。

我现在走的地方是条长阪，好像契刻在黛青色山腹上的一道伤痕。我瘫坐在轻便的安车^③上，左边荆棘葱茏，碧绿盈目；右边郁江之水如缎似带，一路逶迤，环抱着我前行。太阳渐渐落下了天际，无数乌鸦从远方的林间射了出来，霎时散落在郁江的碧天之上。这是我很喜欢的瑰丽景色。血一样的残阳撒满了我眼前的这片天地，不知道下一个亭驿会在哪里。

老实说，我倒根本不想考虑这些琐碎的问题，驿置总归会有的，远一点近一点又有何妨。在辘辘的车声相伴中，我惬意地赏阅着四周的风景。这条古驿道上一个人也没有，如果是旁的人来，一定会胆战心寒。如果带着我那深爱的妻子，我肯定也会心头惴惴，绝不会这么冒险。虽然苍梧郡总的人口也不过十三四万，它本身就该这么荒凉，但这不是我应该冒险的理由。可惜，我那心爱的妻子，她

① 交州，东汉州名，辖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七郡，包括今天越南北、中部和中国广西的一部分。治所广信，今广西梧州。

② 刺史：秦汉时由中央派出的监察官，监察地方郡国官吏的不法行为，后权力逐渐扩大，无所不统。

③ 安车：古代有座位的车。

早早地就离开了我……我真的很想知道，她是怎么消失的，真的很想知道。有时，我很奇怪自己持久的记忆能力，时间之河从来没有将我们隔断。

“使君，”驭手有点心不在焉地对我说，“天色快黑了，下一个驿亭还不见踪影，只怕我们要露宿了。”他的名字叫耿夔，南郡江陵人，祖父和父亲都在禁中做过尚马监的官员，世代擅长驾马，他自己则担任过南郡太守的仓曹掾^④，在一次断案的时候，和我不打不相识，被我辟为掾吏，跟着我也差不多有七年了。

我不耐烦地回答道：“嗯，我们也不是没有露宿过，怕什么。”

“交州的亭舍怎么会这么少，真是化外之地。”他慨叹了一声，手上却继续单调地扬鞭，驾驶着马车前进。

“交州的草木，比我们宣城还要茂盛啊！”我的车右任尚左右转动他的大脑袋，贪看两边的景色。他膂力过人，虽然祖籍是南郡宣城，一个濒临汉水的小县，县邑中的人大多喜欢游水捕鱼，他却自小在当县尉的叔父影响下，精通骑射，百发百中，任何人能请得他当侍卫，再危险的地方也可以不惧。来交州做刺史，本来就属贬职，传闻这里一向瘴气深重，中原人来此者多不能适应，所以这次我没带任何家眷，只让他们两人随行上任。

长久以来，我就一直醉心于在黑魑魍的世界中行走，我喜欢打着黯淡的灯笼，在逼仄的城中街巷和城外小径中巡行。我甚至连一个从人都不想带，如果不是因为我有时也惧怕寂寞的话。何况，一日三餐我也懒于亲自动手，我需要一个厮养^⑤（虽然我自己曾经当过很久的厮养），但我并不需要借助他的矫健来壮胆。我深信自己足够

^④ 仓曹掾：掌管农业赋敛方面的官吏。掾，秦汉时代中央、郡县属吏的一种。

^⑤ 厮养：先秦两汉时代对烧饭仆役的称呼。

应付这人世间最可怕的任何事件。

幼年的时候，我就发现自己天生地喜欢读律令简册，我的梦想就是在长大后能当上“文吏”。这是一项数百年来在我的家乡居巢县炙手可热的职业，尽管有儒生们对它指不胜屈的挖苦和讥讽。可是，难道我不能理解他们吗？我经常看见县邑的学宫里，那些青年和壮年儒生眼中怯弱的萤光。虽然闾里的长老们也逐渐认为儒生才是一项更加有前途的职业，然而我不这样认为，如果这世上还需要太平，那就更需要我们这样精通律令的文法吏。

况且我也不是不懂得权时应变的人，我六岁就进入居巢县学，听那些儒生讲论《论语》，虽然我对孔子的很多话并不以为然，却还能做到阳奉阴违。是的，虽然我那时仅仅六岁，似乎不应该有这样深的城府，可是那些住惯了高堂邃宇、广厦连屋的人，那些自生下来起就披纨蹻韦、搏梁蓄肥的人，难道能走入像我这样领受惯了专屋狭庐、上漏下湿的贫寒少年的心境吗？

我是一个早早就没有父亲的人，四十二年前的一个凌晨，他死于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据母亲讲，他临死前腹胀如鼓……算了，这都没什么新鲜的。在这凌厉的旻天之下，发生什么都不是奇迹。我是靠母亲给人洗衣缝补完成在县学的学业的。稍微长大一点，我一个人承担了县学里二十多个人的烹煮任务，以此换来一天两顿的食物。这种劳作的繁重远远超过了一般弛刑^⑥的戍卒，只因我不想让母亲这么劳累。在无数个夜里，我如饥似渴地苦读，不管是《论语》还是《十八章律》，我都背得滚瓜烂熟。还有那些附加的案例，也无一不烂熟于胸。

⑥ 弛刑：一种遇赦免除刑具的罪犯，身份转为庶人，但仍需服役满期。

我的勤奋不是没有回报，阳嘉^⑦四年，当庐江太守周宣来居巢县巡查时，招集县学宫的几十个儒生，当面考试。我的命运由此改变了。

“我大汉以孝立天下，诸君将来都是国之栋梁，本太守今日就以‘孝养’二字为题，二三子且各抒己见罢！”周宣用手捋着自己颌下稀薄的胡须，淡淡地说。

我没有开口，冷眼看着我的同窗们接二连三地发言。这是一群不折不扣的书獃，从他们的嘴巴里，与其说吐出的是华美庄严的词句，不如说正喷散着腐败肮脏的积尘，就像陈旧的棺材板遭到铁锤敲击时，氤氲升腾起来的那种积尘。通常，他们的那些言辞完全正确。而且，我毫不讳言，就算让我说，我免不了首先也是同样的一番长篇大论。只不过由于我地位低微，虽然隶名学籍，身份却是厮养，暂时没有我说话的份罢了。

我的心怦怦直跳。整个过程中，周府君始终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聆听，脸色平静。然而我似乎看见他的眉头逐渐微微聚拢，若有所思。我突然心里一动，我想，我应该说点自己真正想说的话才是。

于是我离席深施了一礼，长跪道：“山野鄙儒何敢，敬问府君无恙！”周宣微微颌首以示答礼。我没有停顿，继续道：“敝刚才听了诸位同窗的发言，胸中颇有异论，不敢藏愚，敢称说于府君之前。”

周宣的眉头突然像花朵一样舒展开了，嘴角也漾出一丝笑容，再次颌首示意我讲下去。

喜悦顿时像蜜糖水一样，浸润了我的心，我大喊道：“诸生刚才无不艳称孔孟，以为孝养父母，不须刍豢酒肉，也不必锦罗绣绮，只要心底诚恳，面容庄敬，那么即使给双亲咀嚼青葵，吸啜清水，

^⑦ 阳嘉：东汉顺帝年号，共四年，自公元132年至公元135年。

也是完全可以的。并因此认为处世当甘于贫贱，不可汲汲于富贵，敝以为大谬不然。”

周围的人都发出低低的噪声，显得有些骚动。周宣威严地望了望四周，堂上重又回复安静。周宣道：“君且继续，不要理会他人。”

我拱拱手，继续道：“启禀府君，敝自小失怙，全靠母亲一手抚养成人，敝自从懂事之日起，家中就只在腊腊^⑧的日子才能看见酒肉，那还是皇帝陛下大赦天下时开恩颁赐的。敝那时就想，倘若敝长大之后，不能挣得酒肉以养老母，而使老母只能继续饮清水、食菽叶以度余年，敝将痛不欲生。老母契契勤苦，养了敝这样的儿子，又有何用？老母的肚子不是菜园，难道只配装盛那菽叶青葵？况且如果依诸生刚才所说，一簞食、一瓢饮就足以孝养，那么干脆可以上书东宫^⑨，减免花费。只是敝不知道，当皇太后一日四餐以清水菽叶为食时，天下百姓又将怎样看待圣天子的孝心呢？”

我的周围又立刻响起了一片嗡嗡声。很显然，我的话违背了他们一向习惯的虚假教诲，也许他们明知道是虚假的，然而因为习惯，已经把心口不一当成了天经地义。我的这些同窗中，不乏家中有巨万之资的纨绔，试问他们是不是真的愿意在餐案上，恭恭敬敬地给他们的老母备上一壶清水，一笥菽叶或者青葵。我想不会的，那是喂马，而不是养亲！

我的做法有点冒险，虽然西京^⑩的余烈未殄，我大汉表面上还保持着文法兴盛的勃勃生机，而儒生们的迂腐不堪已经给这个国家涂抹上了一层色厉内荏的色彩。而且平心而论，我的话中并非没有强

⑧ 腊腊：古代两种祭名，皆在岁终，故常并称。古时贫民平时吃糠咽菜，“腊腊”的时候才有机会饮酒食肉。

⑨ 东宫：指皇太后的宫殿。

⑩ 西京：指长安，西汉的国都，东汉人一般以之借指西汉。

词夺理的成分，我自己内心深处最隐秘的想法估计也与此不符。不过每个人在有些时候都是不得不称说自己的一隅之见的，尽善尽美的见解在这世上根本不存在。至少在这时候，我动了一点真的感情，当我慷慨陈词的时候，我想起了老母那双龟裂的手，以及她额上裹着布巾，抱病在寒冷的冬日为人洗衣的场景，我哭了。我真的很希望，能让她美衣甘食地安享余年。人活在这世上不是为了受苦的，受苦，那绝不是活着的目的。

周宣的眼里闪出惊喜的光芒，他只一扬手，就制止了我那些同窗秋蝉般的鼓噪。他的身体往前倾了一倾，慨然说了一句话：“大汉的天下，都要被那帮腐儒糟蹋干净了。”

第二天，太守府小吏送来了一封檄文，征辟^①我为郡决曹史^②。

① 征辟：汉代高级官员选用属员的制度，中央行政长官如三公，地方官如州牧、郡守等，可自行征聘僚属，任以官职。

② 决曹史：掌管断案事宜的中层官吏。